



香 曉 樓 憶 語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香 曉 樓 憶 語

一 卷



陳裴之朗玉著

香
碗
樓
憶
語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

FUDAN JPZ0000018072B 复旦图书馆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

香畹樓憶語 全一冊

○（定價大洋三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原著者

陳

裴

之

校閱者

周

瘦

鵲

發行人

沈

峻

聲

印刷者

大

東

書局

發行所

大

東

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各書局

大東書局



香畹樓憶語贅言

周瘦鵠

我很喜讀至情至性中的文字，冒辟疆的影梅憶語，可說是至情至性文字中的巨擘了；而繼其後的，卻有錢塘陳裴之先生的香畹樓憶語。裴之號朗玉，文皇雖沒有冒辟疆那麼高，而詩文雋逸，也不愧是箇才人。我們在讀香畹樓憶語之先，當然先要知道陳朗玉是怎樣一箇人？人名大辭典陳字部中，闕而不列，只在汪端名下連帶提起，我且照錄如下：

「汪端，（清）憲女孫，（按憲仁和人，字千陂，號魚亭，乾隆進士，官刑部員外郎，好蓄書，有說文繫傳考異、詩易說存





惟振綺堂稿。陳裴之妻，字允莊，號小輿。聰穎天授，七歲能詩。裴乙亦天資高縱，拈韻分箋，互爲商榷。詩好高青邱，選有明詩初二集，有知人論世之識，道光間卒。」

我們讀了這寥寥數行，對於陳朗玉已略有所知，并且也連帶知道他的夫人是箇才女了！至於他的父親，更是當時文壇上一箇大有名的人物，你道是誰，便是以團扇詩傳誦一時的錢塘詩人陳雲伯先生。人名大辭典云：「雲伯名文述，字退靈，嘉慶舉人，官全椒知縣。工西崑體，博雅莊麗，極似吳偉業。有碧城仙館詩鈔；詩體；頤道堂集；秣陵集；西泠懷古集；仙詠；閨詠。」雲伯的夫人龔羽卿，姬人管靜初，大女夢仙，次女若仙，也都能做詩，合著能詩能文的朗玉夫婦，真的是一門風雅了！





香畹樓憶語是朗玉追悼他的愛姬紫湘而作，姬王氏，名子蘭，字紫湘，一字腕君，秣陵人，也正和冒辟疆的愛姬一樣，同是倡門中人；而伊的賢孝婉淑，似乎更突過小宛，因為辟疆影梅憶語，只是他一箇人說話，也許因愛之過甚，有言過其實之處；而紫湘之死，卻有陳氏一門上自翁姑，下至小姑，都一致有哀悼的文字，連大婦都有哀詞，這真是難能可貴了！雲伯先生的詠詞中：分「惟爾之賢，」「惟爾之孝，」「惟爾之勤，」「惟爾之敬」四節，雖著墨不多，卻是十分懇切，將紫湘的令德，一一和盤托出；老姑龔夫人也特撰小傳一篇，洋洋千餘言，淚與墨俱，篇末有幾句最懇摯的話：『嗚呼！姬之未至也，知其美麗，不知其淑慎也；既至，知其淑慎，不知其勤儉也；久之，知其勤儉，不知其』





賢孝也；乃閱數年之久，而知其賢孝之實蹟，以自悔而愈明，覺無事不入人心脾，矧余沈疴委頓十餘年，需人娛侍，得此賢孝之媛，而復失之，每一憶及，不知涕之何從也。』一層進一層，直是句句從心坎中打出來的。此外如朗玉夫人汪允莊女士的哀詞八首，也一唱三歎，淚溢行間，那第四首道：『寒閨侍疾夜遲眠，藥裏勞君細意煎，彩勝倦簪挑菜節，羅屏靜掩試燈天。解歌芳草朝雲惹，潔奉蘭羞絡秀賢，猶記江城砧杵動，春纖疊雪擘吳綿。』太夫人及余夫婦禦寒襦褐，頻年皆姬手製，」就這一首詩看來，也可見紫湘的賢孝聰慧，不啻又多得了一張保證書；以倡門中人而得此，真的是鳳毛，是麟角！

大抵好事之成，往往欲擒故縱；所以汪夫人最初主張爲朗玉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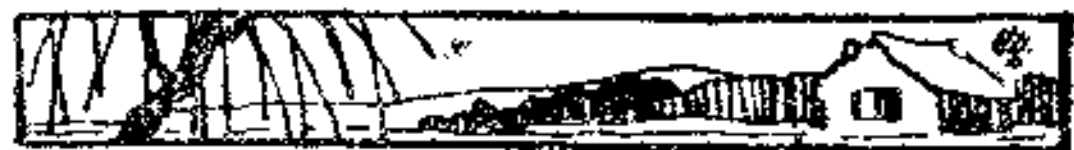
霞簾室，朗玉先就座卻。其次舉出吳中「願爲夫子妾」的湘雨，雲蘭語樓諸姬來，而朗玉又以爲不可，經了這兩度紆迴，然後著在紫湘身上；雖已有人撮合，而朗玉還是不以爲然，賦詩婉謝，有甚麼「新柳纏鴛最可憐，怕成薄倖杜樊川，重來縱踐看花約，拋擲春光已十年」等語；這一重好事，分明是不成的了，那知紫湘見了他幾首詩，激揚贊歎，未免有情，終於促成了好事。

冒辟疆第一次和董小宛見面，說是：「面暈淺春，顰眼流視，香姿玉色，神韵天然，嫵慢不交一語。」如今陳朗玉和王紫湘第一次見面，說是「畫燭流輝，玉梅交映，四目融視，不發一言。」但看這一嫵慢不交一語，和一不發一言，「似乎都是冷淡的表示，其實雙方情感之既深且熱，已超過了語言之表，不是語言所





能達到的了；而朗紫二人的四目融視，也是何等的一往情深啊！在現今的時代：「自由戀愛」「自由結婚」之說，風靡一時，便是娶妻生子，也往往有瞞著父母，自由行動的，而朗玉納妾，卻一卻再卻，非常鄭重，既得了夫人同意不算，還要父母答應，不見他說：『一面之緣，三生之諾，必秉慈命而行，庶免唐突西子。』他夫人便說：『昨照諸堂上云：「紫姬深明大義，非尋常金粉可比。」』可見他們對於這納妾問題，籌劃得至周且詳了。而紫湘的所謂深明大義，也有幾句話可證；伊說：『夙聞君家重親之慈，夫人之賢，君輒有否無可，人或疑爲薄倖，此皆非能知君者，堂上閨中，終年抱恙，聞君鄭重之意，欲得人以奉慈闈耳。』這一番話，真當得上落落大方四字。而饒送朗玉的一首詩：





「煙柳空江拂畫橋，石城潮接廣陵潮，幾生修到人如玉，同聲簫聲廿四橋。」豔羨之意，溢於詞表，說得也很得體。

香畹樓憶語之作，似乎因見了冒辟疆的影梅盦憶語而作的，冒以梅比小宛，陳以蘭比紫湘，影梅盦與香畹樓遙遙相對，而冒陳二人的文采風流，與董二姬的才貌德性，也不相上下；不過董小宛顛沛流離，備嘗百苦，最後的收局，還在後人紛紛聚訟之中，那王紫湘似乎比伊有福了。

香畹樓憶語的不如影梅盦憶語處，在陳明玉自誇過甚，如「從來名士悅傾城，今傾城亦悅名士，」如「雲生朗如玉山，所謂仙露明珠者，詎能方斯朗潤耶？」雖借他人之口出之，究竟覺得肉麻；他如「時一大僚震余名，遇事輒爲所厄，」「余受知於彭城





都轉，請於閣部節使，檄理真州水利，并以庫藏三十七萬，資余司其出納；』『余以烏烏之私，懼官遠域，牛馬之走，歷著微勞，黃扉辱國士之知，升詔沐勤能之諭，綸音甫逮，更議隨之，絜養銜恩，未甘廢棄；』『余以樗散之材，受知於閣部河帥節使都轉暨鄧瑯延陵兩觀察，河渠戎旅，不敢告勞。』這些話嚶嚶叨叨的夾敘在憶語之內，足見他的功名心是很重的，我以為功名心太重的人，便不許言情說愛，不見朗玉爲了奔走功名之故：以致不能長侍玉鏡臺畔，致使紫湘焦勞而死！且還不能見他最後的一面，這是何等慘痛的事？！臨死時翦爪相遺，含淚點首，說：『我緣已盡，不能少待爲恨！』往年我讀巴黎茶花女遺事，見茶花女臨死，宛轉鈿牀，呼郎不絕，曾爲灑一掬辛酸之淚，如今讀了香曉





樓憶語，見紫湘臨死之慘，便又添上一副眼淚了！唉！我執筆至此，不由得深恨亞猛的薄倖，痛斥陳朗玉的無情！

朗玉雖得了紫湘這麼一箇可人，但因熱中功名，在外奔走的時期居多；因此香晚樓中，也並沒有享得多少清福豔福。所以潮遍了一部香晚樓憶語，但見紫湘侍親問疾，怨別傷離，有時便深夜的剪燈溫茗，圍爐端坐，等著朗玉回來，也那裏有甚麼豔福清福可言？但瞧伊一首和大婦並呈太夫人的詩道：『風雨經春怯倚樓，空江如夢送歸舟，綿綿遠道花箋寄，黯黯臨歧絮語柔；閑福難消悲薄命，慈恩未報動深愁，望雲更識郎心苦，月子彎彎繫兩頭。』伊心中的苦痛，似已略略點明。在朗玉應當如何安慰伊，使伊快樂？不道他仍還取次花叢，獨行其樂，甚麼香影閣咧，香





開咧，秋雲閣咧，還紛紛的把信物送給他，他還說甚麼『安得金屋千萬間，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？』野心勃勃，該打該打！而他又怕人家批評他不該再眷戀野草閒花，因便先自解說道：『姬與余情愛甚摯，而恥爲忮嫉之行，』要知天下婦人，沒有不妬的，若是情愛甚摯，而見丈夫別有所戀，那更決無不妬之理；兩哲說得好：『嫉妬爲情愛之產兒；』所以我知道朗玉所謂：『恥爲忮嫉之行，』不過是紫湘表面上的事，紫湘的心中未嘗不難堪啊！

紫湘六月十三夜，病勢已深，緊握著朗玉的手，說：『妾病已深，雖期向愈，支離呻楚，徒愴君心，願他日一紙書來，好收吾骨以歸爾！』一字一淚，淒涼徹骨，朗玉在這箇當兒，就該設法給伊求一良醫，也許能仗著良醫之力，挽回伊的生命，誰知他偏





又相信甚麼元化先生，一味的拜佛求仙，終於把一箇如花如玉的愛姬生生斷送了！我們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原不免迷信神佛，然而也不可迷信過深，將生命完全託付於神佛之手，人力方面所可做的事，仍當盡力去做的。

紫湘死後，朗玉哀悼之詞，甚是痛切，如「家人兮悼惶，嫂姪兮含悲。易錦茵以牀垂兮，代羅幃以素帷；魂飛越而足趑趄兮，心震駭而肝腸摧；撫玉琴之在御兮，瞻遺挂之在壁；對瓊蕊之無徵兮，恨朝霞之難挹；萃湫風以酸滴兮，涉遐想兮勞思。」余則心芽不茁，性海無波，且願生生世世，弗作有情之物矣！「余自姬逝後，仍下榻碧梧庭院，翠桃香盒，泣血枕函，空牀長簟，冀以精誠致之，然鯨目炯炯，恆至嚮晨，雖有鴻都少君之術，似



亦未易措置也。』『孰知兩陵入夢之期，卽秣陵離塵之夕，帳中環珮，是耶非耶？其來也有自，其去也又何歸耶？腸迴目極，心酸淚枯，姬儻有知，亦當嗚咽。』『羅襟賸粉，繡轡餘香，金翠叢殘，覽之隕涕，』『從此兩晨月夕，倚枕憑闌，無非斷腸之聲，傷心之色矣！』『霜純印月，錦瑟凝塵，斷墨叢煙，益增碎琴焚研之恨；』『哀感頑豔，一往情深，直可抵得上潘黃門悼亡一賦！』





香晚樓憶語序言

余家同懷十人，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，而難得者爲最孝。其居我生母之喪也；哀毀骨立，徒以老父在堂，未卽身殉；嫡母既撫如所生，妹亦曲盡恭順，惟於背燈倚枕，感念亡親，淚漬衾褥，歷數年如一日也。余聞其將有所適，歸叩其詳。妹曰：雲公予人品學問，有目共賞，卅俟鄙言。聞其傳家孝友，天性過人，此尤妹所怵怵心動者耳！余曰：門高族大，契洽良難，以吾妹淑性處之，自無不宜家宜室；惟是同母手足，目前僅我兩人，一旦睽離，深縈我念。今與妹約：別後如不暇搦管，覓一花一草寄我。





，即可知妹近狀矣。妹領之。畫楫渡江，積句停返，發函伸紙，
蛺蝶雙飛，弄翠眠香，栩栩欲活，靈心飛動，喜可知已。今夏歸
省養病，歡然握手，同述堂上之慈，夫人之賢，並聞雅孃龍媼云
：此來舉室送行，潸然出涕，饋問之使，不絕於道，余方欣感交
集，以爲吾妹之賢孝，既有以上契出心。雖金鎗馬麥，定業難逃
，然人定勝天，造化或容默挽耳。不虞疊華現影，落葉歸根，遄
折連枝，使人痛絕。夫就妹生平論之：蕙心純質，燕寢承歡，月
酒花芳，玉郎專寵，家山重到，骨肉全逢，既親二老之顏，復告
生身之墓。雍露素車之弔，備極哀榮；梨雲總帳之悲，靡間存歿
；無毫髮之遺憾，無父母之貽難，蘭綵既盡，撒手以去也固宜。
惟聞父母告余云：公子以老親在上，力抑哀情。然淚句以來，惟

